

第一百零捌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2月19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F·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

阿根廷: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撒克先生
卡奇亚先生

中 国:

梁于藩先生
潘菊生先生
萨本望先生

古 巴: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伊朗:

达比里先生
阿梅里先生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古:

勒哈希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尼日利亚: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巴尔迪维索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隆丁先生

普拉维茨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璫莫夫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莫什科夫先生

甘贾先生

杜利安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诺布尔先生

约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弔雷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威尔逊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弗莱谢尔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达席尔瓦小姐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隆戈·恩达加先生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马尔科·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没有必要对委员会内一般性辩论进行详细的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全面禁止核试验是裁军，特别是核裁军方面的一个关键问题。所有在这里的代表团在它们的发言中，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它们明确的愿望和要求：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停止旨在使这些武器更趋尖端的进一步的试验。

为了打破这个对停止核军备竞赛是头等重要的问题的僵局，并尽速取得具体的积极的成果，应该立即做些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一步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急需就达成一项相应的禁试协议开始具体的谈判。这一项目列入委员会的议程已有相当时候了，尽管它是我们所有在这里出席会议的，而且不仅是我们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首要任务之一，但还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结果。联合国大会的各次决议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确实已有各种相应提案的本委员会内讨论这个项目就更有理由了。

我们看到美国、苏联和英国之间在进行谈判，而且不时也有可能获得关于它们谈判情况的报道。迄今为止，我们所听到的也许听起来很令人鼓舞，但实际上没太多具体东西。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协调三个核大国立场的进程非常之慢。我们认为，三边谈判不应妨碍这里和那里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国际公约的并行不悖的工作。这是两项必须同时进行的互为补充的行动，唯一重要的是，力求为两者找出一个顺利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谈判的停滞不前和核大国之间的难解决问题主要是核查的问题。然而，地震事件特设专家小组在好几个报告中清楚地表明，如果有核查的愿望，核查问题能顺利解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应着手更加全面地讨论核禁试问题的理由。且不谈三边谈判，本委员会对此既能胜任又负有责任。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事实：我们作为委员会的成员国已作好准备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我们全部的贡献。按照我们大家的发言，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目标就是实现停止核军备竞赛。所以，我们都应为此目的作出充分的贡献。

南斯拉夫代表团认为，为尽快地、全面地和协商一致地通过一项关于核禁试国际协议所需的相应政治意志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如果这种政治意志在上述两种谈判中都不立即表现出来的话，人们就很有理由对这方面的发言或对核大国表示决心为停止核军备竞赛而努力云云的话表示怀疑。如果不真正去实现愿望，如果不伴以保证我们大家都准备采取相应行动的适当举措，那末，所表示的愿望本身并无多

(马尔科·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大意义。

主席先生，根据我以上所说的，我国代表团很坚决要为在今年春季会议上，在目前本委员会的范围内就全面禁止核试验开始紧急谈判而努力。我们提议，委员会在进行谈判的同时讨论一下提出暂停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可能性。鉴此，我们认为现迫切需要在委员会内设立一个旨在开始谈判一项在一切环境下无条件地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国际文件的工作小组，这实际上是21国不结盟和中立国家集团去年和今年提出的提案。

萨默海斯（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非常愉快地能和其他代表一起欢迎你担任委员会的主席。你担任主席职务一事乃法国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决定后参加本委员会工作以来最受欢迎之举。贵国对我们工作的贡献确实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和重要性。请允许我个人向你保证，我本人和我国代表团将继续支持你完成现在担负的任务。

去年夏天，埃塞俄比亚大使特雷费担任委员会主席期间，在完成草拟年度报告的困难任务时进行了充满信心工作，我代表我国代表团也要对他表示赞赏。许多同事已经对尊敬的埃及、巴基斯坦、罗马尼亚以及扎伊尔的大使表示欢迎，我也热烈地欢迎他们。我们作为条约的保存国，特别高兴地得知，我们的埃及新同事参加委员会工作之际，他的国家正在完成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过程。

主席先生，谈到委员会新的1981年度会议的工作，我们非常满意地注意到，重新开会后的两周内我们已经通过了议程和工作计划，并就委员会四个现成工作小组目前应注意完成的任务达成了一致意见。主席先生，由于这个结果，你应该受到应有的称赞。现在我想就我们面前的某些议题发表总的看法。

我在本委员会1980年会议开始时的发言中声明，我国政府致力于寻求平衡而可核查的军备管制措施。在我今天开始发言的时候我重申这一决心。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在联合国成立纪念日的演说中讲的，军备管制是英国国家安全政策的组成部分。我们进行谈判，因为我们认为谈判能加强我们的安全。但是，我们并不赞成几乎没有给早已包括在联合国宪章中的义务增加什么新内容的动听悦耳的宣言。我们也不赞成谈判足以使一方占另一方优势的协定，或那些由于缺乏适当核查方法而导致猜疑和靠不住的协定。因此，今年我国代表团将在寻求现实的和可核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查的协定方面发挥充分和建议性的作用，这些协定将加强本委员会各成员国以及更大范围内的世界社会的安全。

我国政府还非常重视军备管制和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军备控制不能脱离它的国际条件。那些认为我们在这儿的工作似乎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独立自主的而希望我们如此进行工作的人是有欠坦率的。因为事实是，这里我援引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通过的《最后文件》中的一段话：

“裁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尊重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彼此都有着直接的相互关系。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取得进展都有利于所有其他领域。”

因此我们坚信，今后一年中军备管制的前景将与朝向恢复国际信任方面的进展密切相关。我们不能躲过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相互关系直接表现在过去一年的事件中。任何人不应该忽视苏联入侵阿富汗对国际信任产生的后果以及对军备管制进程的影响。它的阴影继续笼罩着本委员会的工作。阴影还不止于此啊。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在军备管制方面取得进展的能力将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出东西方关系的现状。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要克制自己，不要采取会进一步损害这种关系并且不可避免地会破坏军备管制前景的任何行动。

主席先生，去年世界事务的变化再次引起了许多人的战争恐惧。有人担心，我刚才提到的东西方关系的恶化会把我们大家拖近核深渊。一些尊敬的同事们已在本届会议的会上谈到了由于偶然事故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其他代表则对一种有限核战争的理论表示害怕。

我国政府对核武器毁灭性的潜力同样感到深深的恐惧。但是我们对常规战争可能造成的惊人的伤亡也是忧心忡忡的。正是为了避免欧洲爆发任何战争——不论是常规战争还是核战争——联合王国身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坚持该组织的威慑战略。考虑到常规战争和核战争对我国以及我们的盟国的安全造成的特定威胁，我国政府已经非常充分地考虑了所有的问题。我们的目的是使那些可能想通过对我们发起常规的或核的进攻而推进其政治目标的手们相信：这样做的危险远远超过任何可能得到的好处。正是为了能够实现这明白的目的，我们才保持着核和常规部队。我想强调，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让人明白我们是能够保卫自己的办法来防止战争。任何人不

(萨默海斯先生，联合王国)

用害怕我们会使用这些武器以寻求把我们的政治目标强加于其他国家。我国是一个纯属于防御性联盟的成员国。我们完全认识到，如果开始核交锋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的令人震惊的危险，在这场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说有人可以赢得一场有限的核战争，这当然是不可信的。我们不需要有人说服我们相信这一点。这正是核威慑一直赖以为基础的逻辑。威慑政策使欧洲的和平维持了三十五年，这一政策今天仍是有效的。

有几位尊敬的同事已经以生动的语言提醒我们注意偶发性核战争的危险。我就此发表意见时想顺便指出，任何使用核武器的决定只能由最高政治领导层作出。核武器决不会对早期警报系统发出警报后自动使用。而且，以法国、英国以及美国为一方和以苏联为另一方之间特别是在防止偶发性核战争的爆发方面订有协议，其中包括“热线”的使用问题。我们相信，这些协议是防止可能的误解和保持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将在以后的发言中再次回到这些问题上来，我还将对尊敬的印度代表2月3日发言中提出的某些问题发表更为详细的意见。我现在就提到它们，是因为这些问题是我们委员会赖以进行讨论的背景的一个重要部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核武器总是无法摆脱地与东西方之间的安全关系联系在一起。那些主张可以另有他途，也就是有一个无核武器的欧洲的人必须拿出一个能非常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他们的选择会减少靠不住的状态带来更大的稳定并加强欧洲的安全。但迄今还没有人能做到；当一个国家建议谈判核裁军的彻底措施，而又和它的盟国一起在中欧对北约保持着坦克大炮三比一的优势以及15万人地面部队的优势的时候，那么我们感到深深的疑虑是理所当然的。不用奇怪，我们西方联盟要争辩说，不考虑中欧常规武器的不平衡局面，核军备管制是无法求得的。

我国政府认为，达到核军备管制的唯一保险的路子是通过核大国之间的谈判，特别是美国和苏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极为重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继续下去的原因。我们对里根总统最近就这方面问题发表的讲话表示欢迎。美苏关系对于我们在核军备管制领域中的种种努力显然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新政府审查其生命攸关的安全利益时必定会有一个短短的间隙。我们必须现实地对待这个问题。这对于全面禁止核试验的问题来说是更尤其如此。在过去，我国在这些谈

(萨默海斯先生, 联合王国)

判中发挥了充分而积极的作用。我们继续认为, 全面禁试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我们仍然认为, 在一个对谈判各方的安全休戚相关的问题上, 秘密的三方会谈是前进的最好路子。因此, 我们并不支持目前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设立一个工作小组。

我已经就核问题发表了较为详细的发言, 部分地回答了尊敬的同事们发表的其他看法。但是我们不应该过份看重核武器问题。世界军费的五分之四毕竟是花在常规武器和武装部队上的。因此, 我想就我们议程上的非核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作为我发言的结束。既然这些都是特设小组工作的内容, 我不准备在此细谈, 我们将主要在各小组中发表我们的意见。这些问题中的首要问题是化学武器。联合王国既不拥有任何一级的进行进攻性化学战的手段, 也没有任何取得这种能力的计划。这是我想一清二楚说明白的。此外, 我国政府仍然坚决地致力于寻求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可核查的军备管制协定。去年, 非常干练的日本大使大川担任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的主席的时候, 我国在会议上对设立一个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问题表示欢迎, 并且我们在讨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感到高兴的是, 今年再次设立这个小组, 而且昨天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我国代表团还将在本委员会工作的其他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并不想夸大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协定的重要性。但是这样一项协定将是一个有用的收获。我们想就已经提交的文本的用辞问题发表详细的意见。同样, 我们重视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在委员会中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对筹备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是可贵的一步。我们准备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发挥充分的作用。

总而言之, 在我看来, 我们通过的议程使我们有许许多多有益的工作可做。我们可能会发现, 要完成我们必须做的工作, 我们可利用的时间是不够的。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主席先生, 今天, 我们研究议程上的第一个实质性项目, 题为“核禁试”。我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大家所熟知的, 因此, 我只简单谈一谈。在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中, 我们认为委员会在这一届会议中应起的作用。

我们认识到, 禁止核武器试验本身并不能使核武器国家现有的核武库有所缩减。但是, 适用于一切国家的、一视同仁的核禁试将首先对核武器质量上的改进有所限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制, 其次, 还可为坚决追求彻底消灭核武器的目标创造较为有利的气候。我们完全同意尊敬的巴西大使在1981年2月12日发言中所强调的, 禁止进一步试验核武器条约将是核裁军道路上有意义的一步。我们还同意他所说, 在这个委员会上进行的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多边谈判不能看作有碍于三个核武器大国正在进行的会谈。正如他所恰当指出的, 我现引用原话: “这种措施成功的条件就在于其普遍性, 那就是说, 应达成一项载有旨在赢得尽可能广泛参加的规定的条约。”

在2月17日星期二我们上一次全体会议上, 尊敬的尼日利亚大使曾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几个国家的代表团, 包括我国代表团, 欢迎美、苏、英于去年裁军谈判委员会一期会议快结束时交来的, 关于全面禁试条约三边谈判进展情况的联合报告。在过去举行的初步讨论中, 对他们的报告的某些方面曾向三边谈判人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尼日利亚大使的意见, 有关代表团应对这些问题做出适当答复。因此, 我们愿和他一道, 请参加三边谈判的国家尽早联合或分别对几个国家的代表团, 包括我国代表团, 提出的问题, 向委员会提出经过很好考虑的答复。我国代表团特别关心的是, 能对三边谈判报告中提到的“仍然需要在某些很重要的领域内进行大量的工作”一语做出明确的、直截了当的介绍和说明。

照我们看来, 关于禁止核武器条约的谈判在今天基本上是个政治问题。现在已有足够的技术核查手段可以确保条约规定的执行。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曾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报告中特别谈到: “对执行情况的核查似乎已不成为达成协议障碍。”秘密进行小于2至3千吨级核弹头试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它是一种风险, 但同因核军备竞赛在质量上所受限制及核禁试对各国关系中的信心和互信任感之增进而使所有国家在安全上的提高相比, 其份量就相差远了。我们不可忘记, 签定核禁试条约的任何进一步拖延将很可能使我们朝这个方向的努力成为无的放矢。正如武器技术的其他领域一样, 裁军谈判步伐令人遗憾的迟缓, 随时都有被迅速的技术改革所超越。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样一种极现实的可能性: 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对禁止当前技术水平的核武器试验核查其执行情况的核查系统也许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的核查系统了。如果我们仍踟躇不前的话, 核武器试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很快使想要作出令人满意的核查在技术上变得不可能。因此, 我们向继续坚持要十全十美、万无一失的核查系统的国家呼吁, 请它们在处理这个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的问题中表现出务实精神和政治智慧。如果三边谈判的参加国觉得人们对这方面所牵涉的问题了解不足,那也只能怪他们自己,因为他们不给这个委员会提供足以使它得出正确判断的足够情报。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0年会议期间,21国集团强烈要求毫不迟延地成立特设工作小组,进行关于在一切环境中完全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多边谈判。我们感到遗憾,去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我们热诚希望,过去对这个提案表示有保留的代表团将注意国际社会的呼吁,在本委员会中加入意见的主流,同意在委员会现阶段的工作中立即成立这样一个工作小组。

有人建议这样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在开始工作时其职权应有限,只能限于为设立、试验和经营一个国际地震测报网和有效核查系统所需采取的组织 and 行政步骤。我国代表团不能同意这样有局限的、狭隘的看法,理由如下:第一,为全面禁试条约采用的核查系统不能预先确定。核查系统的性质要视我们在本委员会多边谈判中能够达成什么样的条约而定。第二,将成为将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核查系统组成部分的国际地震测报网的细节已经是在本委员会下设立的地震专家特设工作小组紧张讨论的题目。另一方面,裁军谈判委员会是政治机构,虽然在工作中可有技术专家的协助,但必须作为并被视为政治机构进行工作。正如我们关于化学武器或放射性武器进行的谈判那样,我们应在全面禁试条约问题上定下心来进行具体工作,什么时候感觉需要时就请专家来就条约的各方面和各组成部分,包括核查部分,提供咨询。

主席先生,最后我愿将我国代表团过去曾多次提过的建议重申一下。我们曾建议在尚未签订一个真正普遍的、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时候,核武器国家应立即同意无限期暂停核武器试验。这样的暂停将有助于使国际社会相信,核武器国家对核裁军的最终目标所承担的义务确实抱认真态度。

达比里先生(伊朗):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和其他发言者一起祝贺你在本届会议开始的时候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你主持讨论的能力和堪称典范的方法最好地保证了委员会工作的成功。

我还要向埃塞俄比亚大使特雷费表示祝贺,他在特别困难的一段时期内主持了委员会的工作,他的责任感使我们得以完成我们的工作。

(达比里先生，伊朗)

我还要欢迎新的代表团长们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相信，他们的参加将丰富我们的辩论并有助于我们的工作。

最后，在我结束这一部分发言的时候，我必须对委员会秘书贾帕尔先生、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以及他们小组中的全体人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帮助我们在尽可能良好的条件下工作。

就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讨论裁军问题的时候，我国作为一次公然侵略的受害者，正在和伊拉克进行一场由其残忍而专制的政权发起的战争。

伊拉克利用荒诞无稽的借口，单方面废除了一项有效的条约，并对我国采取了侵略行动，这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及不结盟的精神。

这场强加于我们的破坏性战争摧毁了部分城市、许多经济中心以及医院和学校。我们许许多多的同胞成了伊拉克政权每天在干的野蛮行为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基本原则的活动的受害者。向城市中的居住区发射地对地导弹只是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的一个例子。这个残忍的政权今天仍在残忍地、冷酷地继续它的惨无人道的行为。

因此，令人奇怪的是，声称相信正义和尊严的国际社会的成员们仍然袖手旁观，不谴责伊拉克政权的公开侵略以及野蛮而罪恶的行径。相反，许多国家秘密地、有些国家，如法国，则公开地把军备以及尖端的战争物资运进伊拉克，肆意违反国际道义原则。这些做法一定会助纣为虐，帮这一残忍的政权实现其罪恶意图，也就是通过继续侵略和占领我国领土的办法来杀害无辜的人民。

法国为了更有效地支持明显的侵略者，不仅提前向伊拉克政权提供了最具破坏力的武器，而且还根据形势变换种种借口，拒绝提交与伊朗成交的巡逻船只。结果，这种政策助长了侵略者军队的杀伤力，损害了伊朗民族，伊朗是侵略的受害者，它只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条款，为把自己的领土从外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并行使其自卫的合法权利而战斗。不管法国的借口是什么，法国政府的敌对行动是绝对辩护不了的，因为它允许明显的侵略者加紧其侵略行动。在这一方面，我们相信，战争并不只是由法国的“海市蜃楼式”飞机和苏联的T-55型坦克之类的先进武器和弹药就能赢得的，而是通过民族的信仰和精神赢得的。一支不是从人民的支持中汲取精神力量的军队不是一支真正有力量的军队。这样一支军队即使有着最新

(达比里先生, 伊朗)

发明的武器也是必然要失败的。我们的民族有决心有信心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把最后一个伊拉克士兵赶出我们的神圣领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熟悉的大厅里恢复了我们的会议。在过去的几天中,这个威严的机构再次成为进行一个最重要的谈判的机构。战争与和平问题一贯是人类的一种挑战,在当前严重的国际形势中,这种历史性的挑战已使裁军成为一个重要目标。

伊朗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况下被卷入了一场侵略战争,并为维护它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付出了巨大牺牲,伊朗深深地意识到寻求和平以及在任何可能的领域里——特别是通过实现裁军——促进和平的全部意义所在。我们正经历着侵略战争的暴虐,因此,裁军问题的辩论使我们有着特别的现实感和紧迫感。

主席先生,

《联合国宪章》规定它的不可改变的目标是:欲免后世再遭战祸。但在这一方面,《联合国宪章》载有的放弃使用武力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制度没有奏效。新的紧张和冲突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军备竞赛。建立在热核武器不可想象的破坏力之上的核威慑、势力均衡以及恐怖均势是目前两大军事集团间那种朝不保夕的稳定的主要构成部分,但军备竞赛所固有的不稳定因素正在不断破坏着这一靠不住的稳定。这一竞赛的特点就是不断竞相积累尖端武器并不断予以更新。随着经济发展问题的越来越重要,人们就越来越注意把资金、研究能力以及原料无理地浪费在军备竞赛上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加紧努力,以加强《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特别是放弃使用武力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从而增强相互的信心并把必要的资源腾出来用于更快地促进经济发展上,以建立一个基于更安全、更公正和更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

主席先生,

今天,在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度会议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本委员会存在以来的两年中我们所作的努力。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阅读了国际军备管

(达比里先生，伊朗)

制高级人士提出的文献，并专心研究了这些文献。为了给以新的动力，已制定了新的程序和指导方针。最后，我们在去年得以就裁军谈判委员会活动的四个领域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达成了协商一致的意见。只是因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热爱和平的成员国作出了较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取得这一点点收获。就设立工作小组达成协议一事甚至被欢呼为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然而，记载我们在裁军实质问题所作种种努力的得失平衡表则仍然是始终如一的失败记录。

不用说，这并不是由于缺乏热情、缺乏才能或缺少大量的主意、建议或解决办法所致。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一直在一块国际飞地上活动，很少或没有向政治决定的主流投进任何东西。在这间房子回响过的声音消失在大宗大宗的文件中，而从来不能去打扰那些凭其判断和决定就能决定世界事务的人的良心的。

确实，裁军作为一个目标也一直得到大国的高调支持。但是在它们强大的军事官僚机构、有影响的军火工业、院外集团以及被人控制为人卖力的立法者中间却没有出现采取行动的政治意志。

这一基本的自明之理仍然是评价大国行为的重要依据，这些国家在这里的代表们常常想把基本上是倒退的过程蒙上一种向前运动的假象。

这在“第一个裁军十年”期间国际社会作出巨大努力所获结果的得失平衡表中有着最好的说明。这些结果，尽管伴有有利的国际气候，但仍不是令人鼓舞的。但是我们并不绝望和灰心，因为当时存在着有利的国际气候，裁军的进程毕竟在继续。

由于苏联继续军事占领和镇压阿富汗，“第二个裁军十年”在国际气候严重恶化为标志的气氛中开始了。

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实施联合国大会第35/37号决议以及实施最近在新德里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通过的关于苏联武装部队撤出阿富汗的决定是改善国际气候、使国际社会能采取现实的裁军措施的一个重要步骤。

持续不断的紧张和忧虑的另一个根源是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并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的不可分割的民族权利。联合国大会在谴责以色列的同时，通过了第35/207号决议，清楚地为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奠定了一个

(达比里先生, 伊朗)

基础。这一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和全部撤出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 其中包括耶路撒冷, 并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民族独立以及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显然, 实现上述决议也将减少紧张和加强相互安全, 有利于推进裁军谈判的困难任务。

1980年2月19日, 我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发言(1980年2月19日第CD/PV.61号文件)中, 强调了国际气候和裁军之间的连锁关系, 并对国际形势的不断恶化表示深深的关注。显然, 国际气候的恶化还是改善首先是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的行动的, 它们在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方面的独特作用和责任是怎样强调也不会过份的。

两个超级大国非但没有以进行有成果的对话来担负起它们责任, 反而加紧了敌对和竞争。这种敌对的结果之一是, 美国使用一切借口正在增加它在世界各个可能的地区的军事存在, 特别是在波斯湾和印度洋。不祥的讲话和迹象都表明要出现一场使人不免联想的冷战时代的心理的复活。有人正在放出或公开主张核战争是可以打甚至可以打赢的荒谬理论。同样, 在欧洲部署中子弹头的可能性再次拿出来讨论。负责官员也没有停止炫耀部署“快速部署部队”这种野蛮部队的的能力。总之, 冒险主义的倾向看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显然这种行动无助于建立一种和平、稳定和谅解的气氛。它只会加深互相怀疑并导致全球和地区性的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这出权力游戏中的一个可悲的特点是, 那些时常不愿意被拉入类似的军备竞赛模式的第三世界国家被迫在其中担任一个角色。

主席先生, 谈到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上的项目, 核裁军的问题无疑有最高优先地位。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的第45段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不是一个新的优先项目。核时代伊始, 它就是优先项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武器的更尖端化发展和控制或消除这些武器的乏术, 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 这一点变得越来越令人惊恐和重要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特别指出, “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第47段), 以及“在达成核裁军的任务方面, 所有核武器国家, 特别是拥有最重要的核武库的国家负有特别责任。”(第48段)

(达比里先生, 伊朗)

在这一方面, 人们不安地注意到, 尽管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已于1979年6月18日签署了, 但迄今仍未得到批准。有人发出不祥的议论, 要把八年艰难讨价还价所达到的结果付诸东流, 这种愚蠢冒险之企图, 其目的在取得所谓的核优势。联合国大会于1981年1月16日通过的第35/156K号决议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现状表示惋惜, 并促请“两个签字国不再推迟地执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第19条所规定的、使其开始生效的程序, 特别考虑到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该两国的国家利益, 而且关系到一切国家的人民的重大利益。”

在核裁军这一重要领域, 只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才是一项真正有重要意义的多边军备管制措施。第二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会议未能通过一项最后宣言, 对此我们仍然记忆犹新。虽然人们没有对不扩散条约提出什么疑问, 条约的各方也都表示继续支持条约, 但是, 主要是因为对第6条的实施情况表示不满意, 最后宣言未能通过, 这清楚地表明核裁军的实质性进展对于不扩散条约制度的前途和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因此, 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在履行其责任的过程中, 有必要立即开始核裁军的谈判。同样, 全面禁试条约仍应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首要目标。就停止一切核爆炸达成一致意见是核裁军领域中的必不可少的一步。它也是不扩散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首先, 《全面禁试条约》已经成了谈判取得突破的象征。如果不能就此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就会严重破坏进一步军备限制的前景。21国集团已反复声明, 各工作小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进行谈判的最适当的机构。考虑到核裁军问题以及全面禁试条约的特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以及委员会在去年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效用方面的积极经验, 我们希望专门讨论委员会议程中这两个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不久将设立起来。

三十五届大会在其第35/145A号以及第35/152B号决议中表示支持设立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两个特设工作小组。

由于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了认真的态度, 我们已成功地迅速决定重新设立去年已建立的四个特设工作小组。我们认为, 这是委员会所有成员国意志的表现, 它们的意志就是希望进入实质性的谈判并且更直接地为实施国际社会所托付给我们的职权作出贡献。同样, 我们希望不久将接着作出设立讨论核裁军以及讨论全面禁试条

(达比里先生, 伊朗)

约的两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决定。就设立这两个工作小组达成一致意见肯定会加强委员会的认真谈判的气氛。

主席先生, 在第二个裁军十年开始的时候以及明年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二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已经在望的时候, 我们必须利用特别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年会进行建设性的谈判, 并集中力量处理实质性的问题而不是就程序问题作空谈阔论。

主席先生, 我们裁军辩论的整个过程大大缺乏现实感。人们感到, 诸如战争, 破坏和流血此类的最为惨痛和严酷的现实都被降为统计学上的抽象观念。人们倾向于忽略, 当我们正在学究式地、缺乏现实感地处理这些抽象观念的时候, 战争和军备的动力在继续升级。我们对这些谈判的感觉不同于他人, 因为我们正经历着一场侵略战争的暴虐。因此, 我们准备以一种特殊的现实感和紧迫感有效地为裁军谈判作出贡献。

谢谢你。

主席: 我想作为法国的代表讲几句话。伊朗代表发言使法国代表团有理由行使它的答辩的权利。我国代表团将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发言。

斯金纳先生(加拿大): 谢谢主席先生。今天上午我要向委员会就加拿大在我们议程第一项目, 即全面禁试问题上的立场说几点想法。实际上, 这一项目成为我们工作计划上第一个实质性项目, 这事情本身就明确地反映了大家考虑到这是我们最高优先项目之一。在决定我们的工作计划时, 我们一致认为, 委员会进行工作时应记住要为联合国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胜利作出贡献。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通过两项全面禁止核试验决议, 其中之一认识到, 缔结此一条约将为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创造有利的国际气氛; 我们也可以设想第二届特别会议是确认全面禁试条约的普遍重要性的会议。

可以清醒地回顾, 五个核武器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完全赞同第一委员会去年就禁止核试验提出的建议, 建议是具多边性质的、有希望能使谈判成功的不多的具体措施之一。实现全面禁试条约会是自1968年缔结《不扩散条约》以来在不扩散核武器领域中最重大的发展; 对放慢并停止发展核武器, 并开始扭转发展核武器的势头, 也是很重要的。目前仍在迅速进行的核武器试验——1980年间进行了四十次这种试

(斯金纳先生，加拿大)

验，其中包括一次大气层试验——使得早日实现一项有效的、多边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更为迫切。

有些国家曾建议，在全面禁试之前的过渡时期可以用暂停试验的办法。所以这样建议，部分原因无疑是由于三边谈判出现明显僵局。的确，今天上午有一位在我前面发言的人已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不是解决办法。加拿大参加第一委员会的代表在重申加拿大的政策时说，我们不应用暂停核试验来解决，这是无法核查的，它能拖延谈判，从而拖延缔结一项禁试条约。

加拿大欢迎去年七月 CD/130 号文件所载的三边报告，它朝制订一项有效的、多边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迈出的重要一步。只要我们现在正在要求的三个核武器国家间达成的协议迅速导致停止一切试验，上述条约将成为一项永久限制核武器发展的条约。认识到，在三边谈判与会国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条约主要组成部分之前，三边谈判中还存在若干政治和技术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在本委员会讨论过，我们要求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在最近的将来恢复它们的谈判。不仅三边谈判应该继续，本委员会现在开始在制订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方面采取实际行动也是重要的。当三个正在谈判的国家向本委员会提出该条约的基本组成部分时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是有益的，并有助于加速缔结一项多边谈判的条约。我国代表团愿参加讨论，为联合国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及时达成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而规定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实际作用方面作出贡献。

苏普拉普托先生（印尼）：主席先生，在委员会本届会议正式会议上首次发言时，我谨借此机会同以前发言者一样表示，印尼代表团对您任委员会工作处于此重要阶段时主持本委员会工作表示非常快慰。在上两个星期里，您在本委员会进行审议时已显示了您的杰出的才能、灵活性和耐心。请允许我向您的前任、主持去年八月份委员会工作的埃塞俄比亚特莱塞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他对委员会工作作出宝贵贡献的赞赏和感谢。我国代表团也同其他代表团一起欢迎埃及、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扎伊尔等国代表团的新任团长参加今年的本委员会的工作。

主席先生，正如其他代表团已经说过的那样，委员会 1981 届会议有其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它是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而委员会必须向特别会议提交一份关于它成立以来工作进展的报告。这次会议

(苏普拉普托先生，印度尼西亚)

之所以有意义还因为它恰好同《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开始相重合。当明年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开会时，它不仅要讨论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也要对委员会作为一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是否圆满地履行了它的职责进行估价。

由于您英明地主持会议而在委员会内又富有合作精神，我们的工作已有了良好的开始，解决了很多程序性质的问题，并恢复或重新设立了去年曾经存在过的工作小组。我国代表团向这些工作小组的主席表示祝贺，并保证给予它们以充分的合作。

主席先生，本委员会现正在讨论的作为议程上第一个项目的核禁试问题，一直是一个国际社会、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二十五年多以来审查的题目。确实已经达成了这个问题的部分解决办法，特别是于1963年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并于1968年签订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尽管有了这些条约，它们的目标中也特别包括减少核武器试验的次数，但这种试验仍未见减少。1963年核禁试条约之后的核爆炸的次数，比条约签订之前要多得多，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如果在1945年和1963年之间，或者说十八年之间只有488次爆炸的话，那么1963年禁试条约签订之后十六年来，已经爆炸了733次(CD/86第57页)。不用说，进行这种爆炸同国际社会制止核武器纵向和横向扩散和停止核军备竞赛的努力和实现核裁军是背道而驰的。

有人也许会辩解，说什么禁止核武器试验并非是个有效的裁军措施，因为它并不导致减少现有的核武器数量或者阻止核武器纵向和横向的扩散。印尼既是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也是1968年《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它认为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是走向阻止核武器纵向和横向扩散、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的一项重要步骤。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签订后十八年来，核武器国家条约缔约国之间的谈判迄今未产生任何具体效果，这是一件令人很失望的事，而当时的缔约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都表示过决心达成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爆炸试验。秘书长瓦尔德海姆1972年在裁军委员会会议上说过，核禁试问题的所有技术和科学的方面都已经过充分的审议，只需要政治上下决心就能达成协议。在他的讲话九年之后，在1968年《不扩散条约》签订了十三年之后以及在1963年《部分核禁试条约》签字十八年之后，现在1981年我们的情况又如何呢？

(苏普拉普托先生，印度尼西亚)

在去年委员会会议期间，核禁试是作为会议的第一个项目列入议程内。核禁试问题的实质性的谈判要取得进展，非常有赖于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但很不幸。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就禁止核武器试验爆炸进行三边谈判的三个核武器国家1980年向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有关于谈判状况的很有价值的资料。尽管委员会在给大会的报告中说，它将在其1981届会议期间继续把这个问题作为最优先的项目来对待(CD/139第36段)，虽然大会在其第35/145B号决议中曾要求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步骤，包括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就全面禁试条约作为1981年会议开始时的最优先的事项开始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以及在这项决议之后，委员会内据此又提出了一些设立这一工作小组的提案，很遗憾地在今年我们工作的早期阶段，委员会并没有同意立即设立这一拟议中的工作小组。设立这一工作小组很重要，这样我们就能真正就此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实质性的谈判，在鉴于此，我国代表团希望，按照1981年2月12日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的第四段(第CD/151号文件)，在委员会内经过协商之后，有关议程上第一项和第二项的两个工作小组将最终在本届会议期间设立起来。

正如我早些时候说过的那样，早在1972年联合国秘书长就说过，核禁试问题的所有技术和科学的方面都已经过充分的审议，只需要政治上下决心就能达成协议。在我们去年会议期间，提交委员会的有关此问题的文件，不下八件之多。正如21国集团在委员会第1980年会议结束时在其发言中所重申的那样，这也是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即：本委员会是谈判核禁试的最合适的基本机构，这问题一直是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25年多以来讨论的问题，联合国大会对此曾作了四十多项决议。考虑到本届会议是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之前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考虑到大会已要求委员会竭尽全力努力紧迫进行谈判，以期达成协议，并向上述特别会议就各优先问题，特别是核禁试问题(第35/46号决议，附件，第12段(a))提出可能商定的案文，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采取能导致开始实质性谈判的一切可能的步骤。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印尼代表的发言，并谢谢他对我的友好的讲话。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今天，我专门谈一谈我们本周工作安排中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的一个具体问题——即全面彻底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问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讨论我们主要议程项目时一开始就讨论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达成一项关于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协议的重要性比过去更加显而易见了。无疑它将有助于抑制核军备竞赛，有助于在不扩散核武器方面取得进展。精确地说，这将是核裁军领域内的一项重要措施。

因此，目前特别是那些力求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和获取军事优势的势力，正在攻击这样一种协议，在有效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道路上设置新的障碍，这是不足为奇的。

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势力推行对抗政策的结果，已经使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条件变得更加复杂，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关切。为了寻求获得“反力量”战略或“有限核战争”战略的物质基础，这一政策的推行者正在加紧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器方面的军备竞赛，包括这样一些众所周知的项目，我只提其中几种，如试验导弹、潜艇导弹Ⅱ、巡航导弹、地地导弹Ⅱ和其他。

与此同时，这些势力明明知道不对，还力图为继续进行核武器试验辩解，借口是：为了对储存武器的可靠程度有把握，就需要进行试验。联合国秘书长在其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CD/86)的报告中，公正地指出，查验所储存的核武器的状况，不需要进行核试验。人们也不得不同意这个报告中的这种观点：对核武器越没有把握，就越不会想到要去依靠它。这些对“可靠的”核武器感兴趣的势力需要进行试验是为了能有效地发动一场核战争，这一点是太明显不过了。

在努力制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过程中，应该非常重视三边谈判。我们希望，谈判不久将恢复，并迅速、成功地结束。去年三边谈判的报告表明，在谈判过程中已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与此同时，还有很多肯定无疑是复杂的问题有待于解决。我们同意这种观点：这些主要是技术性的问题不应用来作为借口，进一步拖延达成急需的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协议。所有各方都必须有政治意愿。我们满意地指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表明了这样的意愿，提出了很多关于核查、和平核爆炸和关于参加问题的建设性的步骤。如果所有有关各方都有这种政治意愿，就还能在最近的将来达成一项关于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协议。

(赫德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我国代表团赞同这个一再表明了观点：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解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任务中应起更为积极的作用。我们认为，特别是通过设立相应的特设工作小组，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在今年会议一开始的时候，不仅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21国集团，而且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些其他成员国都对这一步骤表示感兴趣。在这方面，我们指的是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最近的发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希望其他的国家也都加入这一有希望的主张。在我们辩论的过程中，关于必须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问题，已经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显然，大家都同意其目标是：在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参加的情况下，达成一项永远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在辩论设立全面核武器禁试特设工作小组问题时，我们提到过几个问题：

- 就象说过的那样，应在有一个现实的职权的基础上立即设立特设工作小组。
- 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是该小组的成员。这就为它们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就它们对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问题的态度采取更加明确的立场。
- 该小组不应干扰三边谈判，只能有效地配合。

有些代表团已经表示了这样的观点：本委员会应集中精力采取国际地震监测网和有效核查系统所需要的组织机构方面的和行政方面的措施。这些问题，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些问题不能同最基本的问题，即条约的范围问题，分开来讨论。关于范围问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必须禁止所有核武器国家的所有核武器试验。我们将有兴趣地听取所有核武器国家对这个想法的意见。

象其他代表团一样，我们很重视未来的全面核禁试条约所需要的有效核查措施。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核查的问题都不应作为拖延缔结这样一项条约的托辞。我们反对任何想用无休止地寻找核查办法的“缺点”来堵塞通向全面禁试的道路的企图。当然，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核查并不是万无一失的。但是不管怎样，目前现有国家一级核查的技术方法，将设立的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系统，和某些国际合作，包括在自愿基础上的就地核查的程序，所有这些都充分保证一项相应的条约的需要。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尊敬的瑞典代表图尔森夫人二月三日在本委员会内发表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的观点：能侦察到秘密的核武器试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且现有的核查方法也是充分的。

我们倒要问那些反对核武器禁试条约的人：难道破坏条约所冒的风险不比没有这样一个条约所造成的威胁小得多吗？

我在结束我发言时，想简短地谈一下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活动。该小组上周提出的进度报告(CD/150)表明，小组进行了深入的工作。对很多详细的问题已经作出很有价值的调查结果，它们将最终有助于顺利地在全彻底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范围内设立一个国际性的监测网。

我们特别支持报告中提出的要求，在全球性的系统网内增设南半球的地震站。这就会大大地增加这样一个系统的有效性。更不用说，只有在签订了全面核禁试条约之后才能建立起一个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全系统。我们认为，地震小组是个很合适的机构，可以更加全面地考虑全球性数据交换的有关行政方面和组织机构方面的问题。在解决全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重要问题上的进展，有可能使小组在这方面的职权具体化，并进一步加强该小组的作用。

我们希望，本委员会将不辜负它的职责，进行必要的努力，以期在通向有效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道路上取得本届会议期间就已经这么做了——具体成果。

主席：谢谢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要向尊敬的保加利亚代表武托夫大使阁下表示歉意，因为按照发言人名单该轮到他发言时没有让他讲话，希望他能原谅。

武托夫大使（保加利亚）：我认为，既然今天我们正在讨论委员会工作中享有最优先地位的问题，而且我怀着很大兴趣倾听了所有的发言，你就没有必要表示抱歉了。然而，在此阶段，我无意讨论这个问题。

我在2月12日的发言中，谈了核禁试的问题，我保留我国代表团再次论述这一问题的权利。主席先生，今天我想提出本委员会今天上午散发的这个文件，即第CD/153号文件。

关于我2月12日的发言，我请本委员会注意这个文件，第CD/153号文件，是保加利亚代表团根据我们议程上的第3项提出的，题目是“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

(武托夫大使，保加利亚)

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现在我不打算重复我以前关于该文件内容的发言中所说过的话，也不打算重复我们如何看待今年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在此时此刻，我只是想表示一下，我们相信该工作小组不久将着手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以期在第二届特别会议之前的最后一年里取得进一步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的重大进展。为此，保加利亚代表团将很高兴同其他有关国家代表合作，寻求一项共同的办法，就一项有意义的解决办法达成一致意见。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这个发言可能是我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上所
做最短的发言之一。这有种种原因，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不愿浪费我的时间，更不愿浪费委员会的时间。事实上，按照我们同意的时间表，应在今天会议上研究的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问题已经在各个方面被详尽无遗地研究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多了。我国代表团有机会在许多国际谈判机构，包括大会第一委员会、十八国裁军委员会、裁军委员会会议和本委员会上研究这个问题时尽过点滴的力量，因此，今天我愿只限于简单提一提我们在这个委员会存在的两年期间曾做过的一些发言。这些发言可在会议的逐字记录中随时查阅到，我现将会议的编号和举行日期列后：

1979年

1. 第2次会议，1月24日举行；
2. 第34次会议，6月21日举行；

1980年

3. 第61次会议，2月19日举行；
4. 第69次会议，3月17日举行；
5. 第80次会议，4月22日举行；
6. 第81次会议，4月24日举行；
7. 第87次会议，6月26日举行；
8. 第94次会议，7月24日举行；
9. 第97次会议，8月5日举行；

1981年

10. 第101次会议，2月3日举行。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在这些发言中，你们可以看到得到充分说明的理由。这些理由无疑促使联合国大会在1980年12月12日的第35/145号决议中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支持委员会于1981年举行的会议初期阶段设立一个专就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展开多边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

我国代表团敢于希望这个和21国集团的呼吁调子相同的呼吁，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西方国家集团中的许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下，现在将最后得到参加本委员会的所有国家的注意。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主席先生，今天上午我的发言有两部分，两个不同的部分：第一，我代表21国集团成员国做的发言；第二，我作为委内瑞拉代表的发言。

作为21国集团的协调员，今天我愿最着重地重申，本集团的所有成员国坚决相信，委员会应毫不延迟地着手成立两个特设工作小组，对委员会议程中分别标题为“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项目1和2关心起来。这就是我代表21国集团成员国所要说的话。

我现在代表委内瑞拉讲话。今天当委员会要考虑禁止核试验项目并打算审议新增的关于工作小组的提案时，我必须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成立项目1和2的两个工作小组至今还没有证明，可能做出决定感到焦急和不耐烦。

我国代表团希望，根据2月12日举行的第105次全体会议所做决议，委员会将象决议所说，对成立这两个工作小组的提案尽快加以紧急审议。对这些提案的审议将给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提供机会来显示对成立这两个小组所需的政治意志；为了对我们议程上的两个最迫切、最优先的项目进行实质性审议，成立这两个小组是那么必要。

今天上午，我国代表团听到参加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三边谈判的核武器大国之一断然地说，他的国家不赞成就禁止核试验问题成立工作小组，感到十分痛心。我不能不承认这个发言使我国代表团深为失望。

我国代表团和21国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国一道，一贯主张就委员会议程中项目1和2设立工作小组。我国代表团感到，在当前时刻简单回顾一下21国集团在这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委内瑞拉)

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各次声明可能是有益的；作为该集团的成员国，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些声明。

第一，在1980年2月27日的第CD/64号文件中，21国集团表示深信工作小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中进行具体谈判的、现有的最好的机构。虽然委员会已就议程上的四个项目成立了四个工作小组，但是，尽管21国集团和委员会中的其他国家一再敦促，正如大家所知，至今没有对委员会议程中其他两个优先项目成立同样机构问题达成一致。我还愿回顾一下1980年3月4日第CD/72号文件中的声明，21国集团在这个声明中敦促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以就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谈判。其后，在1980年8月6日第CD/134号文件中，21国集团对委员会1980年会议的工作做了评价，它对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就这个问题开始进行多边谈判表示遗憾，并表示希望在目前正进行的这届春季会议开始时就成立工作小组，以毫不延迟地就在一切环境中全面停止核武器试验进行实质性谈判。

不仅如此，在1980年7月9日第CD/116号文件中——我指的是文件中关于就议程项目2成立工作小组的提案——21国集团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成立特设工作小组开始谈判，以就各问题达成协议，为达成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所设想的裁军措施取得进展做出贡献。同样，在我已提到过的第CD/134号文件中，对委员会1980年会议做了评价，21国集团强调迫切需要开始进行有关核裁军和制止与扭转核军备竞赛措施的谈判并回顾了它为此目的主张成立工作小组的提案，这一点我已提到过了。

我要在现阶段回顾一下这些背景事实，因为在主席分发的工作计划文件中，规定在这次会议后——我想这是在极近的将来——委员会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就已经交来的关于成立新的工作小组的提案研究成立新的工作小组问题。由于考虑到这种情况，我才要从头到尾回顾一下这件事的背景，并重申我国代表团的立场。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主席先生，我想只非常简单地讲几句。在一般性辩论时我们听到的发言中，所有各集团的代表团都宣布，为了使我们的工作更有成效，我们必须务实和灵活，并像办理实务的人那样行动，所谓“实事求是的样子”。我

(巴尔迪维索先生，秘鲁)

想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这样做了，特别是21国集团的国家。但是，我们所表现的灵活性不能同驯顺混为一谈。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应作核武器大国行为的永久评判人，并且它们有义务坚持完成为了实现充分彻底裁军所进行的工作，保证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多边机构，行使其职权，促进在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实现。因此，我们认为禁止核试验条约工作小组和核裁军工作小组应迅速成立。为此目的，我们促请核武器大国的尊敬的代表们将21国集团通过它的主席表达的焦急心情报告给他们各国当局。他们的政府注意到21国集团所表达的关切后，也许会给他们成立目前所讨论的工作小组所需要的指示。

我们做这个呼吁是因为我们相信成立这些工作小组至少将部分满足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大会通过召开专门讨论裁军的特别会议和规定裁军十年帮助促成的世界公众舆论的期望。我们相信工作小组如不能成立则将加深世界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大会这方面工作的怀疑。

主席：我现在作为法国代表讲几句话。法国代表团对尊敬的伊朗代表在这次会议上讲的某些话表示遗憾，显然这些话是法国代表团不能接受的。尊敬的伊朗代表质问了法国政府对纯属法国主权之内的事情的态度。法国代表团保留在本国当局认为必要时重新谈此问题的权利。

现在我愿谈一谈在短时间前的非正式会议上我们曾审议的、瑞士政府提出的参加委员会讨论的申请。已经散发给大家的第29号工作文件中载有关于这项申请的决定草案。我提请大家注意，非委员会成员国参加工作小组问题将于以后考虑。按照惯例，第29号工作文件所载决定草案在通过前要由主席宣读。工作文件内容如下：

“应瑞士的申请（CD/154），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瑞士代表参加委员会1981年期间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和就化学武器两项目进行讨论的各次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

“关于参加讨论这些项目的两个特设工作小组会议的决定将于晚些时候通知。”

(主席)

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我认为委员会已就此决定达成一致。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我们原计划今天举行非正式会议对成立委员会议程中项目1和2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进行审议，还要审议是否可能需要成立其他附属机构。现在要进行关于此事的讨论时间太晚了。因此，主席愿建议——这项建议大家可在今天散发的非正式文件中看到——委员会于下星期一下午3·30举行非正式会议审议这个问题。我刚提到的发给大家的时间表当然只是个参考，我们可按工作进度加以调整。我想知道委员会是否同意我的建议，即举行非正式会议就我们知悉的某些提案交换意见，即对这些提案的审议——这是我们还没做的事。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因此，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2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30举行。

会议于下午12·40结束。

×× ×× ×× ×× ××